

文叢翻譯叢書

美國短篇小說選

法斯特等著

文叢翻譯出版社出版



文藝翻譯叢書

美國短篇小說選

法斯特等著

清華大學外國語文系

英文組集體翻譯

文藝翻譯出版社出版

代序

這本小小的集子裏收集了六篇美國短篇小說，這是我們英文組師生爲了抗美援朝捐獻飛機大砲而翻譯的。這樣我們一方面以實際行動響應了捐獻運動，一方面借這個機會使我們的廣大讀者從美國作家的筆下窺見美國帝國主義血腥的本質和吃人的剝削制度，以及所謂「美國生活方式」的醜惡真相——這是一個戰鬥的任務，一個用筆桿向敵人作戰的任務，這任務一提出來就爲全組師生熱烈擁護，大家都抱着無限的熱忱從事這一個集體翻譯。

這六篇短篇小說的作者，除克萊恩（生於一八七一年，死於一九〇〇年）外，都是當代的美國進步作家。

「午後森林中」描寫一個窮孩子和一個苦命人——這兩人都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犧牲者——爲了五毛錢而惹起的一場爭吵。「午後」暗指資本主義已發展到最高峯，

即將沒落，「森林」象徵資本主義吃人的「文明」，在資本主義文明的「森林」中，連人都變成獸類了。

「喬尼·庫庫的紀錄」這篇短篇小說暴露資產階級的殘忍無情，在垂死的資本主義社會中，資產階級和爲它服務的醫生竟把受傷的工人當作實驗品！這篇短篇小說一面揭露資本家唯利是圖的嗜血本性，一面描寫工人階級間的友愛互助，正是這種友愛互助和同仇敵愾的精神形成了工人階級的不可摧毀的力量。

「青青的草地和一枝槍」寫的是殖民地廣大人民的覺醒，故事中的美國士兵不論走到何處都感到一種憤怒的沈默和冷淡。這篇短篇小說的缺點在於它以一件非常偶然而個別的事件（一個工人沒有聽懂美國兵的話）掩蔽了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本質，並太強調了工人的愚昧。

「瑪麗亞」所描寫的也是受奴役的殖民地人民的覺醒。古巴蔗園裏卑鄙的謀殺並沒有嚇倒工人，相反地，卻使工人團結得更緊，戰鬥得更堅韌。瑪麗亞，一個善良的女人，一個從來不懂得什麼是仇恨的人，從她丈夫被謀殺這件事上認清了剝削者的血腥面目，她開

始懂得階級仇恨，她以整個身心來憎恨剝削者。

「貧困的嘗試」所反映的是「美國生活方式」的陰暗面，也就是「美國生活方式」的真相。作者引導着主角一步步走向紐約的「下層社會」，使他（也使讀者）看到在資本主義剝削下千百萬人過的是多麼悲慘的生活。這篇短篇小說的缺點在於作者是一個自然主義者，只管描寫而不下結論。

「孩子和船」取材於美國歷史中的革命傳統。主角是童年時代的美國十八世紀政治家撒姆爾·亞當斯。這人是美國獨立戰爭前後的革命政治家，波士頓著名的「茶葉案件」的策動者。他幼年時即對被壓迫者寄與莫大的同情。故事中充滿了反抗的精神，孩子的正義感使他敢於和他家庭的清教徒傳統衝突。他對於那被縊死的孩子的豐富的同情，孳養了他的革命思想。

我們經過了四個月的努力，才把這本小集子整理就緒。這時候我們感到十分興奮，因為我們終於完成了這捐獻任務；同時也感到十分惶恐，因為這是我們首次嘗試集體翻譯，其中不免有遺誤之處，尚希讀者予以指正。

清華大學外國語文系英文組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三日

目次

代序

午後森林中

——立洋——馬爾茲

一

喬尼·庫庫的紀錄

——P·龐諾斯基——

二五

青青的草地和一枝槍

——C·奧福爾德——

三

瑪麗亞

——M·陶德——

四

貧困的嘗試

——S·克萊恩——

五

孩子和船

——H·法斯特——

六

午後森林中

查利·法倫，十三歲，抖着他掌心裏的手榴彈，在等候交通指揮燈的改換。八號街公共汽車開走時，他隱身在雪堆後面。等車開到離他二十碼地方，他把那致命的飛彈高高地拋投到空中。它正好落在公共汽車的頂上炸開了。他滿意地笑了笑，又抓起雪來，捏製第二枚手榴彈。

他慢吞吞地朝着赫得遜街踱去，消磨着時間。他生得矮小結實，臉帶白色，緊緊的嘴唇。到了倍利街角邊，他檢到了一個信封，裏面有美金一百萬另二百三十四元。於是他便把手榴彈扔掉，穿過馬路，向一家當舖跑去。因為是星期日，當舖門前多了一道鋼絲門。但是查利許了一個願，進去了。他挑了一支手電筒，一雙冰鞋，一把童子軍刀，一副望遠鏡，一幅「聖母在馬槽圖」和許多別的東西。走的時候他付了十萬元的賬。

到了十二號街他又穿過馬路。他跑到格林威治街，走進了一家電影院的前廳，去看電

影照片。他認為安妮塔·露易司比那神態高傲的瑞瑪希拉漂亮。他吻了吻安妮塔·露易司。他和她並坐在她花了一百萬美金所建築的游泳池旁邊，他又吻了吻她。安妮塔·露易司剛要跟他說他是多麼漂亮的時候，那檢票員卻跑過來對他說，『孩子，快走。』他只得懶洋洋地走開了。

到了十一號街和七號路口，他站在一家麵包房的櫥窗門前。他一口氣吃了一塊巧克力餅，一塊奶油餅，一塊俄式菓醬餅，和兩塊兩毛五分錢的桃子奶油餅。他剛想把整個麵包房的東西買下來的時候，有一位婦人跑了出來，叫他不要老靠在玻璃窗上，叫他走開。

他心裏很不高興，走下了第七號路，回轉家去。到了商業街與摩頓街之間時，他走進了一家他偶爾也光顧過的糖果店。那胖老板娘氣喘喘地走到了櫃台邊。

查利問她：『牛奶糖怎麼賣？』

『一分錢兩塊。』

『這些呢？』

『一分錢四塊。』

『那棒糖呢？』

『一分錢一塊。你要哪一種？』

『我回家去拿一點兒錢，八分鐘後再回來買吧。』

他又穿過了街，向厚司頓街走去。心想他能買一點糖吃便好了。他有方法使牛奶糖含在嘴裏達半小時之久。法子是把糖放在舌頭上慢慢吮，不把糖立刻咬碎吞下，這是需要一點克制力的，不過這樣甜味可在口中歷時長久一點，并且這樣可防止牙痛。他脫下了那副冰水濕透的無指手套，把手放到嘴邊去呵。他心想今天如果不是星期日便好了。星期日他家附近一帶冷靜得像一塊墓地，因為工廠在星期日都休息了。

迎面來了一輛公共汽車，往南開去。住在查利家的老先生希依和他的太太穿過了法雷克街來趕這輛車子。車子停下了，那對老夫婦匆忙趕上去，希依先生把手從口袋裏伸出來的時候，有一枚五毛錢的銀幣掉了出來，落到人行道上。他拚命想把它搶拾起來，但是它已經滾到一條地下道的溝底裏去了。老人一面埋怨，一面只得踏上公共汽車。他幫忙把車門關上，向那走向溝邊的查利叫道：『查利，如果你能把錢檢起來，我給你二毛錢！』

『好吧。』查利說。

公共汽車開走後，查利便拚命跑回家去。他得用橡皮糖的糖膠和一條繩子才能把錢吊出來。五毛錢！他以前曾從地下道的溝裏取出過分幣——有一次還取出過一毛錢——但是這一次的錢這麼多，還是破題兒第一遭哩。回頭對希依老先生說，錢沒有找着，這還不是天下最容易辦的事。

他一口氣跑完了到唐寧街他家的那段路程。

他太興奮了，竟忘記了第二節樓梯上有一級是壞了的。他的右腳踩了個空，往前直撞，把小腿前面的骨頭重重地撞了一下。他一蹣一蹣地走完了其餘的三節樓梯，眼裏包着淚水。

他的媽媽坐在窗口，正在補襪子。

他便問道：『媽媽，給我三分錢行不行？』他說的時候雖然是句問話，但話裏帶有非要不可的口氣。他早就知道，她媽媽遇到了帶有威脅性的語調時，便會讓步的。

『老天爺！不要吵，』她說，『你爸爸睡着了。你看你爲什麼穿了泥濕的膠鞋進來，把地

板都弄髒了呢？」

「我馬上就要出去的，媽，我祇要你給我幾分錢。」

「我不能再給你幾分錢了。星期二那天我已經給過你一分錢買糖了。」

「媽，我一定得要有人丟了一毛錢在地下道的溝裏。如果有幾塊橡皮糖我就可以把它檢起來。」

「原來是這麼會事？你本想瞞着我，是不是？」她溫和地笑着說，「我只能給你一分錢，三分錢可沒有，這一分錢你還得還我。」

「一分錢可不行。我非得要三分錢不可。一分錢辦不了什麼事。媽，一分錢弄不到一塊够大的橡皮糖，你難道不明白嗎？」

法倫太太走進了廚房，把她放零錢的錢包拿了出來。

「除了今晚禮拜堂的捐款一毛錢以外，我只有兩分錢。」她說。

「既然如此，把這一毛錢給我，我去——」說到這裏他打了一個噴嚏，「我去給你兌換用過後全部歸還，不騙你。」

『不行，我不能冒這個險。』她給了他兩分錢。查利雖然不大高興，但是只得收了下來。這樣會使他的工作進行困難一點，但他知道他的媽媽對別的事情還可以，對教堂的捐款從來是說一是一的。

『我還得要回這兩分錢的，』她說。

『錯不了，』他說這話的時候，人早已到了廚房裏，忙着找繩子。

『唉，是的，』他媽媽發出了一聲久嘗艱苦的哀怨聲，這是他已聽慣了的。『從前如果你向爸爸或我要一分錢，我們會給你五分錢，如果你要五分錢，我們會給你一毛錢。』

查利找到了一團粗線，割下了一丈來長，很快地塞進了口袋裏去。

『可是現在你爸爸的腿殘廢了，可憐的人，』她媽媽往下說，『人家好好走路，他一蹣一蹣，人家白天做工，他只得在晚上作。他賺這一點點錢，已是很知足了。』

『得啦，媽，我走了，』查利說着，也不等回話便砰地一聲關上門出去了。他心裏想，天下的母親都令人頭痛，父親更糟。老頭子決不肯省下一杯啤酒錢給他孩子買一條巧克力糖。

他跑完了那一段街，走進了卡爾明街拐角處的糖果店。他買了兩盒橡皮糖，一起放進了口裏去。橡皮糖的膠得先用嘴弄濕咬軟，否則便不能把錢幣黏上。他跑過了法雷克街，拚命地嚼着橡皮糖，可是他只用嘴的右邊嚼，以免牙齒痛。在公共汽車的候車牌旁邊，他把整個身體伏在冰冷的地下道溝上。溝裏的混凝土底子上佈着一層碎片和雪花，還有一灘水。他伏在那鐵格子上一寸寸地移動，很有規律地開始尋找那個銀幣。他的心興奮地跳動着，麵包房的櫥窗的影子也在他的腦子裏飛舞。

十分鐘過去了，毫無結果。他停下來，呵了呵他的手，又繼續他的工作。

他找到那個銀幣了，一半埋在那灘水裏，一半露在混凝土面上——一個很難達到的目標。他緊閉着嘴笑了笑，把繩子的一端打了好幾個結，把橡皮糖的膠繞在結上，再把底面弄寬弄平，又把繩子的另一端拴了一個套，套在手腕上，以免脫掉，然後他把那塊糖膠放到嘴裏最後地濕它一濕，才很小心地把它墜到底下去。

他專心一意地工作着，卻沒有注意到有一個人在他後面走了過來。他是個瘦小，衣服襤褸的人，年紀在四十五歲左右，瘦臉給風吹得紅紅的，但在紅色的表面底下卻是一層紫

灰色

查利還沒有看見他的時候已經聽見他的聲音；那個人的呼吸很費勁，彷彿他是在吃力地背着什麼重擔似的。查利抬起頭來匆忙地瞥了一眼便又回到他自己的工作上。那時他正把全副精力集中在最困難的那一部分工作上。這一小塊橡皮糖拿來做鏗線還嫌不夠重，而要粘住那個錢幣，卻非得使一點勁把它投下去不可，也許得投上百來次才能够投準呢。

那人默默地注視了一會，然後走近查利身旁，雙膝跪下，用沙啞的嗓子喊道：『五毛錢，呃？』他向下窺視着錢幣上面那段搖擺的繩子。『啊，這樣太難啦，是不是？』他柔聲地問。查利沒有回答。

那個人又低下頭去看他第二次試投。『這樣冷的天，橡皮糖當然馬上就變硬了。』他解釋道。『我看你恐怕弄不到那錢，孩子，況且天也漸漸黑了。作這種事，你得有好的傢伙才行。像這樣你永遠也弄不上那錢來。』

查利頭也不抬地喊道：『誰問你啦？』

那個人站了起來，迅速地向前四圍瞥了一眼，一個人都沒有，他向後退了幾步，解開了大衣的扣子，在他的外衣裏面有四節用皮帶緊緊繫着的木竿，都是削細了的，每節有三呎長。每節的一端裝有一個橡皮帽，這樣便可以將它和另外一節連接起來。他熟練而有效地把它們接好。在最末一節的尖端有一個小小的橡皮吸盤。他走上前去很靈巧地把竿尖穿進那鐵格子，然後跪下來，把竿子直探到地下道底層上去。『給你瞧瞧，內行人是怎麼幹的。』他若無其事地說，一面卻把眼睛避開不去看那孩子的臉。『喏，這是一種方法。另外一種是用糞黃油黏，用糞黃油的話，連鐮子都能黏得上來，但你要看見零錢時，用吸盤就……』

『你要幹什麼？』查利氣沖沖的問，『你在打什麼主意？』

『我讓你瞧瞧內行是怎麼幹的呀，孩子。』

『滾開！』查利兇猛地用左手拉住那個人的手臂。『滾你的！』

那人把他擋開，一面笑着。那沙啞的聲音裏卻沒有一點笑意。

『那還不是一樣嗎？反正你也黏不上來，』他說。『何必把它留給別人呢？』

『我黏不上來才見鬼！』查利喊着說。『你別動它。這錢是我的，勞駕啦，先生。』

『我給你五錢吧！』那個人說。

查利決然地把線拉了上來，塞進口袋裏。然後站起身來，走到那個人背後，朝着他的後腰狠狠地踢了一腳。那個人痛得叫起來。查利立刻退後了十幾呎。

『你幹的好事！』那個人用手按住腰呻吟着說。『我要擰斷你的脖子，你這小鬼，你踢得我差一點把竿子給扔了。』他們互相瞪着眼看了一會，一動也不動，不知怎麼辦好。雖然他們的年齡差着三十歲呢，可是有些地方看起來，兩人卻是非常相似，兩個都是小個子，那孩子在孩子中算是矮小的，那成年人在成年人中也算是矮小的；兩個人相持不下，誰也不肯讓步。

那個人又跪了下來，戒備地看着查利。他把竿子探下去，頭卻是始終抬着的。查利猶豫不決地站了一會，然後跑向邊石旁的一個雪堆。那個人轉過身來，臉向着他。『你敢走過來，我就擰斷你的脖子。』他說，『我老實告訴你，快點滾吧，現在連那五錢我也不給你了。我可火啦。』

查利從雪堆裏抓起一塊冰來，用盡平生之力扔過去，差了一呎沒把他打中。那個人卻